1191

萬曆十七年

李堅
賈粲
成軌
劉騰
揚範
王温
孟蠻
封津
平季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北齊諸宦者

臣謹按心平者然後可以語道氣和者然後可以論人論人之道不可偏徇觀諸天則帝坐之旁有宦者之星遠稽諸古則周官之書有寺人之職而先儒

之論直欲無宦者可乎人之邪正色色有之言宦寺之中而無正人乎司馬遷班固不立宦者傳特取數人在侯幸篇如此是絶人爲善之路也且巷伯之辭著於風雅勃鞮之忠載於春秋繆賢之賢能薦相如韓談之勇能刀趙高西都則張澤安劉之功參乎平勃東京則欒巴鞏簡之義閒乎陳寔歷世班班皆有其人惜乎史家曹合之不得而記云

秦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而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始皇聞其彊力通獄法舉以爲中府令使教公子胡亥決獄高嘗有罪始皇使上卿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爵始皇以高之敢於專也赦之復其官爵高以故深怨蒙氏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琊高以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與丞相斯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而蒙恬爲將胡亥以少子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令高爲書賜長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

葬善已封未授使者而始皇崩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
而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
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
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前命不封諸子何可
言者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
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
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
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
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
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
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
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亥不聽而忘大後
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
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
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聞不及謀贏糧
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
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
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

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材能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始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廝役也幸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黜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舊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

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學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訥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審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足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

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涕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勑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愁望甚蘇爲

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裁將軍恬與扶蘇君外不臣正宜
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
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
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君外未立
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
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暮
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
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
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君乃召高
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君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
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
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
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
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
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
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
蒙毅將兵君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

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陽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諫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

御廐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夫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二世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誅戮欲愈重成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郡縣皆殺長吏以應之著時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

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聽臣莫得見其面
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
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持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
用其計乃不坐朝廷元大臣是君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
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
盜多今上急發縣作阿房宮治直馳道聚狗馬無用之
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
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
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
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
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
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吾予燕私丞相輒來請
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沙丘
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
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
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
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
等皆丞相傍縣之二以故

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敢擊高聞其文書相牉棄市
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在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
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
狀李斯知爲高所陷乃上書言高擅權與陛下等將有
齊田恒宋子罕之事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
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
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
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
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彊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
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
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來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
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
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恒等所爲於是二世使
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李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
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斯不勝痛自誣服斯又自負其
辯有功無反心從獄中上書言冤陳幸二世悟而赦之高
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
往來覆訊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亦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遂拜高爲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其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子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中趙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扶蘇之子子嬰立之子賢文即位以計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高三族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主犬女弟得幸於武帝號李夫人列后妃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於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亦自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尚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書奏可輒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比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百

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
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由是大與
顯怦後皆害高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
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
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索求
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辠髡爲城旦又
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皆是公卿以
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宰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宰邪石邪五
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埶也顯見左
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
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脩飭宜侍帷幄天子召見
欲以爲侍中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天子大怒
罷逡歸故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
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
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下詔嘉美野王廢而

不用語在野王傳顯自知顯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願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設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明主獨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

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慰勉免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〻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與于士論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稍顯以為不如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擅祐太子顓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與宰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
懣不食於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宮皆廢罷少府五
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鷹門都尉長
安謠曰伊徙鷹鹿徙菟去宰與陳實無賈賈讀為價

後漢

鄭衆字季産南陽犨人也曾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
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
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
[illegible]王二皇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
信焉及憲兄弟圖危不軌衆皆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
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户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元初元年卒養子闕
嗣闕卒子宴嗣後國絕和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
讎為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
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預參權幄倫有才學
盡心敦謹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

客暴體田野後加柆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校劒及諸
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
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
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
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爲龍亭侯邑三百户後
爲長樂大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
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讀家法令倫監
與其事倫初受賞太后詔誡安帝祖母宋貴人及
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
浴整衣冠飲藥而卒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
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
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
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
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
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户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
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

女伯榮肅動外內競爲後虐又帝舅大將軍梁冀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顓朝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圣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發

諸王子簡可爲帝嗣未及發喪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劘閏曰今當立濟陰王閏起以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趨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越騎校尉馮詩

虎賁中郎將嗣崇屯朔平
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
户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
因格殺登歸營屯守蘇茶
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
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
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
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
不中鎮引劒擊景傷車左
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
以帛收顯等送獄於是遂
以御尔程等誘詩入省太后
下詔封孫程爲浮陽侯食
邑萬户王康爲華容侯王國
爲酈侯各九千户黄龍爲
昌侯孟叔爲中廬侯李建
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
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
子爲下雋侯趙封爲析縣
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户苗
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亦
不封遂擢拜程璜郎尉永
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

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
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
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
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
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七
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
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
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
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
陽侯徐詔書錄徵功封興
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
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
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
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
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
陳王苗光保全封邑初帝
傳高林長秋長趙喜李良
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

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
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孤貧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名又未嘗交知
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巨舉者
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
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
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
及帝即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

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
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
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
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荀爽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
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高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
守并以効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
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
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
常侍力焉暠高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

位至大尉及子燕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爽避亂琅
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
河南平陰人唐衡潁川鄢陵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
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
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謀太尉李
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秉勢忌惡多所鴆毒上下鉗
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常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
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與中常侍左悺具瑗謀曰
得者有誰乎悺對曰單超左倌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
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二人詣門謝乃得釋徐璜
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倌入
室謂曰梁將軍專固國柄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
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家賊當誅
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盜
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去聲狐疑帝曰姦臣
專國當由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
議帝齧超臂出血爲明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當罷與愚詐

之悊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
武陽侯各萬戶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悊上蔡侯衡汝
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
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
權歸宦官朝廷日虧矣超疾病帝遣使就拜車騎將軍
明年薨賜東園秘器帟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
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
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
虎唐兩墮謂隨意不定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

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
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眞疏屬
或乞嗣異姓或買奴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
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
守弟子臣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悊弟敏爲
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
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昌高文不
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昌高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
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

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
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
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
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
下民不堪命起為惡賊七年衛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
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
奏愔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謙謙託州郡聚斂為姦
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愔稱皆自親識又奏瑗兄沛相恭
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
鄉侯卒於家超及璜鄱陽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
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埶
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
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
侯又託以與誅梁冀功進爵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冢在
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瀆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
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
珪大恐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

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治名 迺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
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
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襍車徵
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二百餘兩皆金
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少亮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
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
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由百一十八頁起立第宅十
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臺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
制度重深潛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
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取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
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
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
得御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
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
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世吏二千石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
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
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

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户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户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二千户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也 以皇天曰寶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賜瑀等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驃騎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謏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督促頻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頻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

校朝臣多以爲言乃免刑復公主平徵之節遂與王甫等
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
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父
子兄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
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姜人色破石從求之五百
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甚爲搖暴無道多此類也
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
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
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條陳其罪乞一切誅戮章寢不報

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
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彊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
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彊爲都鄉
侯彊辭讓褒忿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
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
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
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
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姤忠良俱有趙高之禍未被

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擅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
茅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
爲蕃輔受國厚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
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
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蔬人用不康
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千觸
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
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廿一穀雖賤而户有
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煩數以解縣官寒
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塡積
後庭天下雖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
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烝民立君以牧
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
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
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
事又承詔書於河閒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
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閒踈
遠解瀆邈絶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

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倣傚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旨譬喻旨當已不敢懷懟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剌貴臣譏訶貴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頷膏脣拭口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面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奏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

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藏收
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疆上疏
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
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實中御府積天下之繒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
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
舉未安往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
受試注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舉

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一訓今但任尚書或復劾
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實無歸
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
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
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書奏
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疆所宜施行疆欲先誅
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
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乃譖疆黨人
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張
讓等遂共搆疆二公與黨

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彊記第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曰彊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邳徐衍南陽郭耽及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緣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答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佑善爲風角博法亦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讓忠竝遷中常侍封爲閿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有監奴與任家事恣通貨賂威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

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
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
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
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
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
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
寵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
益職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以為宜斬十常侍懸
於南北宮門以謝天下可不須師旅而
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讓等
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
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
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
子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宣
之寬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
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
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
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
侍同當有一人善者不
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
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
後中常侍封謂徐奏事

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詔讓等曰是誠曹常言黨人欲爲不
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當黨人西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
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
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無州郡
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譜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
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
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
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勑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

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
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謝
憤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
官皆追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
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
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嘿然修
宮室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假貸其
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無積故帝

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後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無宦者得志無所畏憚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後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殺忠捕宦官無少長皆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後魏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曜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

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
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多行非法景
穆每衛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徐平城等任事東宮徵
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業
甘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
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治悼景穆不已愛懼誅遂謀逆
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
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
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
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長君延等猶豫未
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愎乃密
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
弟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又
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
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軍諸軍事
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
戎整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
有趙高闔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

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　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　翊重
泉款仕石虎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爲鳥丸護軍長
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
穀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盜嵩妹子洛齊生
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
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
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爲訪其
舅時東方軍有仕者廣盜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

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
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
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
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令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
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
門侍郎魏初禁網踈濶人户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
綾羅户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户供爲綸緜自後逃户占
爲紬綾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户帥遍於天下不屬守
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户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

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叉有段霸以譖敗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孤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歸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

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使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爲閹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關內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

入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
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
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
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于孝文孝文立默得
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
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
孫處願爲荊州選部監公孫蘧爲幽州皆曰用能實有
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
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崔浩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
立不過列郡今訢
皆以爲州
默與訢遂爲深隙
寢忘食規報前怨
書左僕射復兼選
之然後食不寢安
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或有
欲行私賂默曰官爲祿厚足以自給貪公營私本非情願
終無所納帝聞之嘉默五百匹穀一千石後薨於冀州
刺史追贈司空諡曰廉子懿嗣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恒中被刑入宮善小心守節久乃見叙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琚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皆兼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琚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及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

事孟舒敗走免宗之北[illegible]執入京廣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illegible]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illegible]

思話弟思度文也多才藝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參見訪採數家賜資六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閣為恥奉文遷洛常為宮官任事幽

后之惑薛善薩也臘鴆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烏氏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都綰內藏曹給事中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宦特遷爲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大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榮孝文太后親去其宅鄉餐會焉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莊曰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文妻之龍翼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祀漢靈帝時祀臣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及家逐其遠及乾王敗父暗生逃免嶷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爲宦人小

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書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
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
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賭生拜
太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
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喜如此賭生卒贈秦州刺史謚
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綵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
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禄乃出爲澄州刺
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部列殿以
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留
每

閭數追稱嶷之正直命秉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
誕同例軍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爲政多守往法不能
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錫壻
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
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
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壽
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
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房室而姦臊聲布
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

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辠詔可之老
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
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黃人石榮自被劾
遂廢嗣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賞不
俱爲羌中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爲鉗耳氏宣武時
改爲王焉自晉已來恒爲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
尚書爵宕昌公出爲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
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沖等申后無

而稱遇謗議之罪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爲光祿大
夫復舊爵馮氏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
接往來祗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
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陸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
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
監作雖年在耆老而朝夕不倦遇長於人事留意酒食
之間每逢賓客舊酶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熱門趙脩
之寵也遇深附會受勑爲之造宅增於本旨答擊作人
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

臨問視其危懼爲之泣下喜奉諭旨致祖悲慟如此
贈雍州刺史
荷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
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
祖吾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
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
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
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
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
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
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爾至書手
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堂手入爲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閹人稍遷給
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愼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
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
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
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內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
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懸瓠騰使詣行
在所帝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
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
召人文還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預于忠保護勳除
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
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
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
司後疾瘳拜命孝明當為臨軒會大風寒乃遣使持節
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豈識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
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
密牺牷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
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
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义害懌廢靈
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
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
寒义使中常侍賈粲假言得明帝書密令防察义以騰
為司空表秉禮權共相樹置义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

禁閨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殿門四
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
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
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剥
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
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遍奪隣居開廣室宇天下
咸患之正光四年薨于位中官為義息縗絰者四十餘
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
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
死聽事甫成陳尸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日閹官
為義服杖絰衰縗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
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
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
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子於北裔尋遣密使殺之
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
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
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

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綦
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遣
下殿綦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
殿綦既又黨威福亦寢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
文和之後遂移家蜀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綦意以其
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
靈太后反政欲誅綦以又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
止出綦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宮刑爲王堀

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爲中尹靈太后臨朝爲中常侍崇
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爲華州刺史中
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
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爲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爲崇訓
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皁刑入事宮掖以謹
厚稱爲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
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
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

京滫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王温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加左中郎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常侍温與尚食典御守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温於門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縣伯累遷左光禄大夫光禄勳卿侍中進爵欒城縣侯

温自陳本隴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金一十斤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太常卿

帝崩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
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
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脩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
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
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
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
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
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戍北邊充廣刑初爲小史累遷中侍
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
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仗之通傳意計於明
帝元义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
即戮义時內外喧喧云义還欲入知故事暢等恐禍及
已乃啓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义詔書已成
未及出外义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
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
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义妻搆之不已出暢爲頴丘太

守景高爲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高孝靜時位至中
侍中坐事死

北齊

宦者韓寶業盧勒义齊紹秦子徵竝神武舊左右唯閹
内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
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义等或爲中常侍武成時有
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侍伯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
輩或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
朝權加寶業及勒义齊紹子徵後竝封王俱自收斂不
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竝開府封王俱
爲侍中左右光禄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
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
左君才熊純陁宫鍾旭趙野义徐世凝苟子溢舟子愼
宋元賓康德汪竝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民古
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
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
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凶
逆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竝山之積

貪惏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虎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聽諸閽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爲羣馬塵必坌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爲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爲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務功用長顯爲太府卿焉神武時有魯頭陳山提蓋讐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皆洛周高舍洛郭黑二西

李銅提王恩洛竝爲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額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駄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爲左右恩眄出勠殆與宦者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閹豎宦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

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驃騎官猶以宮掖驅馳優頒左右
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舍頭於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
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
等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
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
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
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
解律明月將入兵在前去高祖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
元恭是誰家元恭戲之曰林宗家復問林宗是誰元
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
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時羣妾多皆類此

游俠傳第一

附刺客貨殖

游俠 前漢 游稽 通志二百八十

朱家 劇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刺客 史記

豫讓 聶政

荊軻

滑稽史記

淳于髡

優旃

郭舍人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貨殖前漢

范蠡

白圭

子贛

烏氏贏

猗頓

巴寡婦清

蜀卓氏

孔氏

程鄭

丙氏

師史

刁閒

任氏

游俠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棄不過軺牛專趨人之

急甚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
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
爲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
俠顯吳楚
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
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
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
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
之財所存雒王孟亦以俠
關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音閒
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
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河內軹人也字翁伯温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
少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
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
緊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友報仇臧命作姦剽攻
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
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
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不

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醳非其任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臯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頗肉袒謝罪

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頗兒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頗聽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頗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

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騎掾高之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絶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大解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脗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其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

乃鄉者朱家所蓋也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城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埶免官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

禍萬氏及當以爲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前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及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官學乎縣是辭其父學經傳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會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

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脅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貴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上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矣微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觚賸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覺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聚覺莽大喜徵護入爲前煇光封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煇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賞賜所得亦緣手盡

既退居里巷時五侯比自己死年老貧賤寶客益衰至王
莽篡位以舊恩召見厚護封為褒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
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
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賢
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
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護身與呂公
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
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
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
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
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宣尊祿厚可以償博
守乃賜遂書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宣尊祿厚可以償博
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
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
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
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
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掾史坐事皆贖車小
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車馬之好閉門外車騎交錯

又日出辭歸曹輩數發而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有百適者并滿百而曹白請并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比人六度不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驚候遵乘時突入見遵母即頭白當對尚書有期會欲舍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皆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頤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請求者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名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從吏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亦

几口上書言吏人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
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南郡太守當之
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
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屬位遵爵列
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
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潼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
酒調謔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下暮因留宿為侍婢扶郎
遵知飲酒飲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湎沉溷肴亂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韍惡不可忍聞上請皆免

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
復為九江
河內都尉兄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
陽太守封滂
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賃
賃客時時好
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薄
晝夜呼號車
騎滿門酒肉相屬劇於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曰
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辯言之於物曰子猶糟矣觀甚
之居居并之眉歡喜高謳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必
滿懷不得左右章於纁徽一旦衷礙為營衛所輸百骨提
泉骨肉為泥自謂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

盡日盛酒人復益　常為國器託於屬車當父兩宮
營公家繇是言之漏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
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自以為是跌而我笑
意自恣浮湛俗閒宮爵功名不滅於子而差獨樂斷系
優邪諫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五日面
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難將吾言道也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為賊兵所殺更始至長
安大臣薦遵為六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單于欲留謂遵遵詐

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
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
送喪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
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廬三年由
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詔為議曹衣冠慕之輻輳大
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
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
半歲所自勑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

餘逢赦出郡國諸豪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
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
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
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
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勑
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污遂
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爲前
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
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

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
陽阡人來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old富人長者然身
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
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
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
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柯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
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
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

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乃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徠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皋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歐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詣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皋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爲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原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眞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家舍奢僭踰制皋惡姦著主上

知之今爲君計莫若隳壞涉家舍條奏其舊吕君必得
眞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眞令
涉由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仞從車二十乘劫王
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
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略似郭解
外温仁謙遜而内隱好殺匿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
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僭涉能得士死可用莽乃
召見責以舉惡赦貰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
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

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
者欲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
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家舍者
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
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君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用
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内恨之陽言
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客通言
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
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

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甘六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實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中叔素善彊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之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臣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之子少游復以俠見稱於世云

刺客

史記取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為編第今以曹沫在春秋傳中專諸在吳世家故不復錄

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讓逃遁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媿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

身爲厲音賴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

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仇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名一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

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
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而擊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
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恐詠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
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
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
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為狗屠可以旦
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
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
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
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
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
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
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忽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

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爲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

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無柰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知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刻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

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之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重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讙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吾邑皆恐禍

之至太子丹惠之間其傳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蜀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秦何以見陵之怒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悁悁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鳥之秦行暴怨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

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道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席膝行流

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莫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閉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后詘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

虜趙王悉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而歸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思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没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

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軻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
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
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
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
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
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
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
士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
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
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
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
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
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

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陳殿下非詔召不

得上方急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忘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
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
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以獻秦王
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無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
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
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
帝於是秦逐太子丹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
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擊筑彷徨
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
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
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
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
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
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
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
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

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劍之術
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比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
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
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
世豈妄也哉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
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
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
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
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
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
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
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
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

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
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
汙邪滿車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以手者狹而
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賚黃金千鎰白璧
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
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
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而六字對曰臣飲一斗亦
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
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
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
帣韝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
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
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
禁前有憧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
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
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

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王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焉王嘗使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脛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貿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王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甘後百餘年而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之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

以萬户之邑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焉也王曰
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蕃
之以壟竈爲楨銅歷爲管灘以薑棗薦以木蘭桀以粳
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焉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
無令天下久聞也相國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
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
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躬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
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
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王大驚
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
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
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
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
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
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
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
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

非廉安可為也孫叔敖相楚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郭舍人者武帝幸倡也性滑稽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

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順適其意曰乳母誠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鬬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從乳母家室處之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從乳母罰謫謫之者

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待詔公車時大將軍衛青東郭先生者齊人也以方士待詔公車時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半賜王夫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

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
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將妄所受計策對曰
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
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
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
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
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相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
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
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
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當
安所置之對曰願君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
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置王然聞東國
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夫人以手擊頭呼音嘉王夫人
死號曰齊王太后

王先生者北海太守文學卒史也武帝徵北海太守詣
行在所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
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

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卒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遽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

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西門豹者魏文侯時為鄴令豹往到鄴召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

巫行視小家女好者曰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來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来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將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

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
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来還柰之何
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
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吏豹曰
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
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
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
少煩若不欲也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
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

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
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
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
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
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
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
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
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貨殖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游越
范蠡見而師事之蠡既見用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
然計然曰知斗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施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其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交昆弟故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稱陶朱
子贛孔子弟子也既學於孔子退而仕衛發貯贏財曹
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頗鬻盜貿食貨飲在于
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于諸侯所至國君無
不分庭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僅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蕃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牛千蹏角千足羊澤中千足氷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荻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黍千畝黍禾麻菜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庇

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謂曰以貧求富農
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瓦醬千甕漿千
羊彘千皮穀糴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
萬个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戹銅器千鈞素
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蹏噭千匹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
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答布
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藿菜麴鹽豉千合鮐鰯千斤鰒鮑千
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
具它果菜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會之貲三之廉賈
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陜薄唯
卓氏曰此地陜薄吾聞嶓山之下沃壄下有跂鳥至死
不飢民工作布其實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
鼓鑄運籌策倚頓與埒富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擬於
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貲與卓氏埒結民富埒卓氏程卓既

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褒蜀至鉅萬初哀貫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蜀言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奉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貲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瘉於鐵冶富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埒然家自父子兄弟約頗有拾卬有取帶佩刀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槃縣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以數千萬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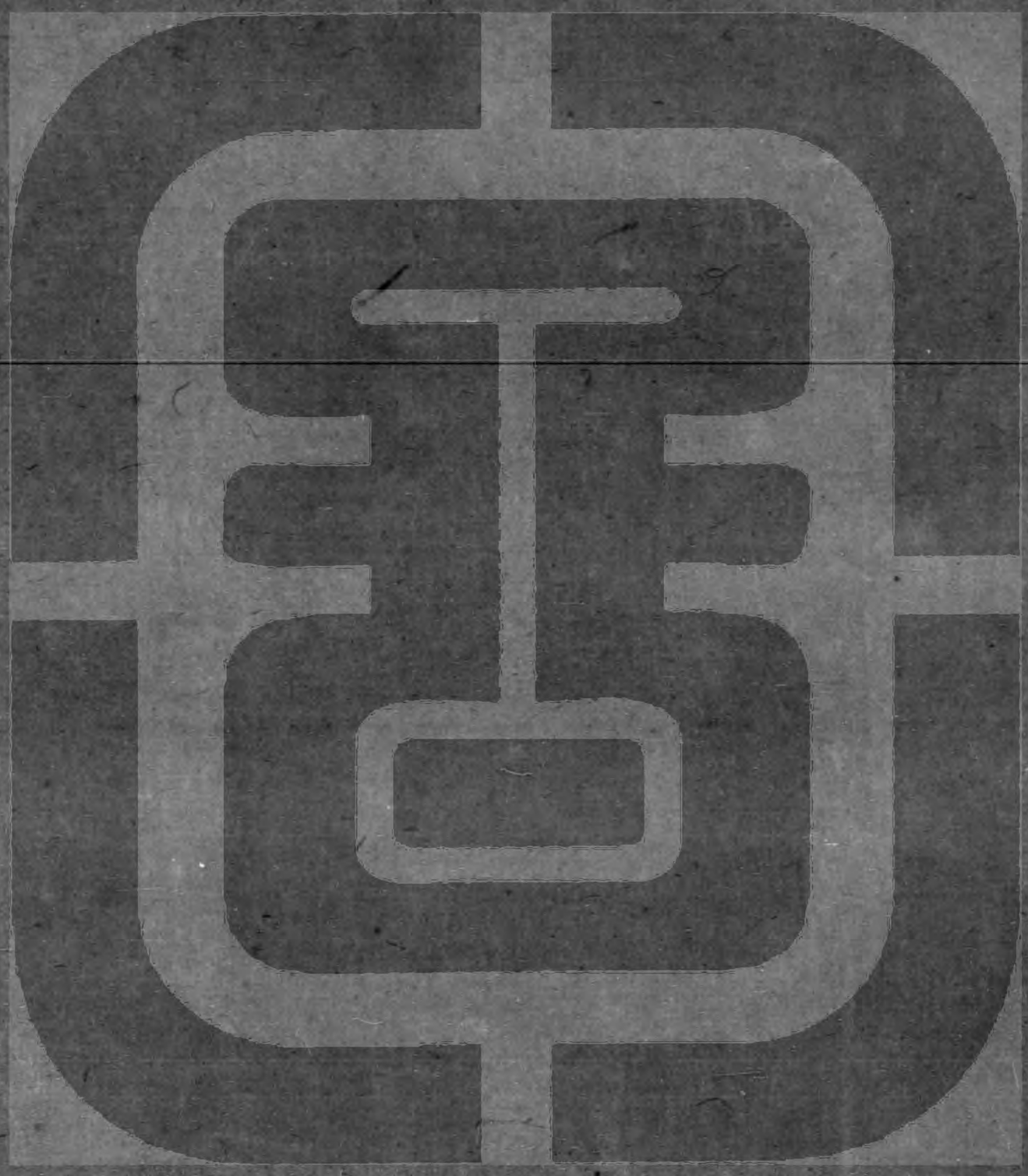
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蹇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

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千萬師史既衰至成衰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至十千萬莽皆以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之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取粟陳勝起山東豪傑相立各擁兵數萬衆而任氏以此起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

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候唯橋卬以致馬千疋牛倍之羊萬穀以萬鍾計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子錢家以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

諸田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後貧後富者更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擊網平陵如氏長安丹王君房故燕人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言樊大夏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

王孫卿以助養士與羣公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漢司
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　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羸
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
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書業而踰
侈質氏以洒酤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
醫而擊鐘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
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
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鉗齊民之業皆稽不
軌姦僧之惡又況搖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發雅樂
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